



前漢書卷五十八

漢

蘭

臺

令

史班

固撰

唐正議大夫行祕書少監琅瑯縣開國子顏師古注

公孫弘卜式兒寬傳第二十八

公孫弘菑川薛人也少時為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

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士

宋祁曰士字上疑有之字

是時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為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

師古曰奏事不合天子之意

上怒以為不能弘乃移病免歸

師古曰移病謂移書言病也一日以病移

居

元光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

國人固推弘弘至太常上策詔諸儒制曰蓋聞上古至治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

陰陽和五穀登六畜蕃

師古曰登成也蕃多也音扶元反

甘露降風雨時嘉禾興朱少生

師古曰少古草字

山不童澤不涸

師古曰童無草木也涸水竭也音胡各反

麟鳳在郊藪龜龍游於沼

師古曰邑外謂之郊澤無水曰藪沼池也

河洛出圖書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北發渠搜南撫交趾

師古曰言威德之盛北則徵發于渠搜南則綏撫於交趾

也渠搜遠夷之國也

舟車所至人迹所及跋行喙息咸得其宜

師古曰跋行有足而行者也喙息謂有口能息者也跋音岐喙

音計

朕甚嘉之今何道而臻乎此

師古曰臻至也

子大夫修先聖之術明君臣之義講論洽

聞有聲乎當世敢問子大夫天人之道何所本始吉凶之效安所期焉

師古曰禹湯安焉也

乾隆四年校刊

前漢書卷五十八

史

一

水旱厥咎何由仁義禮知四者之宜當安設施屬統垂業物鬼變化

師古曰屬繫也音之欲反其下

亦天命之符廢興何如天文地理人事之紀子大夫習焉其悉意正議詳具其對著

之于篇

師古曰悉盡也篇簡也

朕將親覽焉靡有所隱弘對曰臣聞上古堯舜之時不貴爵賞

而民勸善不重刑罰而民不犯躬率以正而遇民信也

師古曰躬謂身親行之遇謂處待之而已○宋祁曰注文

而已字疑當刪

末世貴爵厚賞而民不勸深刑重罰而姦不止其上不正遇民不信也夫厚

賞重刑未足以勸善而禁非必信而已矣是故因能任官則分職治

師古曰分去無音扶問反

用之言則事情得不作無用之器則賦斂省不奪民時不妨民力則百姓富有德者

進無德者退則朝廷尊有功者上無功者下則羣臣遠

李奇曰言有次第也師古曰遠音七旬反其字從走○宋

祁曰遠疑作俊姚本注文改是作走

罰當罪則姦邪止賞當賢則臣下勸凡此八者治民之本也

○宋祁云

江南本無民字

故民者業之即不爭理得則不怨有禮則不暴愛之則親上

師古曰各得其業則無爭心各

申其理則無所怨使之由禮則無暴慢子而愛之則知親上也

此有天下之急者也故法不遠義則民服而不離和

不遠禮則民親而不暴

師古曰遠違也音于萬反

故法之所罰義之所去也

師古曰去棄也音丘舉反

和之所

賞禮之所取也禮義者民之所服也而賞罰順之則民不犯禁矣

○宋祁曰監本浙本止云不犯矣南

本云民之所服也不犯禁矣而賞罰順之則民從余謂不犯禁矣四字疑當刪止作則民從

故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者此道

素行也臣聞之氣同則從聲比則應

師古曰比和也音頻寐反

今人主不德於上百姓和合於下

師古曰合謂與上合德也故心和則氣和氣和則形和形和則聲和聲和則天地之和應矣故陰

陽和風雨時甘露降五穀登六畜蕃嘉禾興朱草生山不童澤不涸此和之至也故

形和則無疾無疾則不夭故父不喪子兄不哭弟德配天地明並日月則麟鳳至龜

龍在郊河出圖洛出書遠方之君莫不說義師古曰說讀曰悅奉幣而來朝此和之極也臣

聞之仁者愛也義者宜也禮者所履也師古曰履而行之智者術之原也致利除害兼愛無

私謂之仁師古曰致謂引而至也明是非立可否謂之義進退有度尊卑有分謂之禮師古曰分音扶

問反擅殺生之柄通壅塞之塗師古曰擅專也權輕重之數論得失之道使遠近情偽必見於

上謂之術師古曰見顯也凡此四者治之本道之用也皆當設施不可廢也得其要則天下

安樂宋祁曰南本云得其要術法設而不用師古曰下不犯法無所加刑也不得其術則主蔽於上官

亂於下此事之情屬統垂業之本也臣聞堯遭鴻水使禹治之未聞禹之有水也若

湯之旱則桀之餘烈也桀紂行惡受天之罰禹湯積德以王天下因此觀之天德無

私親宋祁曰天德本無德字順之和起逆之害生此天文地理人事之紀臣弘愚戇不足以

奉大對師古曰大對大問之對也時對者百餘人太常奏弘第居下策奏天子擢弘對為第一召

見容貌甚麗宋祁曰浙本云召入見拜為博士待詔金馬門如淳曰武帝時相馬者東門京作銅馬法獻之立馬於魯班門外更

名魯班門弘復上疏曰陛下有先聖之位而無先聖之民有先聖之民而無先聖之

為金馬門

吏是以勢同而治異先世之吏正故其民篤

師古曰篤厚也

今世之吏邪故其民薄政弊而

不行令倦而不聽夫使邪吏行弊政用倦令治薄民民不可得而化此治之所以異也臣聞周公旦治天下替年而變三年而化五年而定唯陛下之所志

師古曰言志所在也書

奏天子以冊書答曰

宋祁曰答字下疑有焉字

問弘稱周公之治弘之材能自視孰與周公賢

師古曰與猶如也

弘對曰愚臣淺薄安敢比材於周公雖然愚心曉然見治道之可以然也

夫虎豹馬牛禽獸之不可制者也及其教馴服習之

師古曰馴順也音巡

至可牽持駕服唯人

之從

師古曰從人意

臣聞揉曲木者不累日

師古曰揉謂矯而正之也累積也揉音人九反宋祁曰累當作綮注文積累字上當有綮古

累字四字

銷金石者不累月夫人之於利害好惡豈比禽獸木石之類哉

師古曰好音呼到反惡音一故

反替年而變臣弘尚竊遲之上異其言時方通西南夷巴蜀苦之詔使弘視焉還奏

事盛毀西南夷無所用上不聽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庭爭於

是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吏事緣飾以儒術

師古曰緣飾者譬之於衣加純緣者

上說之

日說讀日悅

一歲中至左內史弘奏事有所不可不肯庭辯

師古曰不於朝廷顯辯論之宋祁曰庭當作廷後庭詰

並常與主爵都尉汲黯請問

師古曰求空隙之暇

黯先發之弘推其後上常說

師古曰說讀日悅

所言

皆聽以此日益親貴嘗與公卿約議

師古曰約要也

至上前皆背其約以順上指汲黯庭詰

弘曰齊人多詐而無情始為與臣等建此議今皆背之不忠上問弘弘謝曰夫知臣

者以臣爲忠不知臣者以臣爲不忠上然弘言左右幸臣每毀弘上益厚遇之弘爲

人談笑多聞

師古曰善於談笑而又多聞也談字或作談音恢謂嘲也善嘲謹也

常稱以爲人主病不廣大人臣病不

儉節養後母孝謹後母卒服喪三年爲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時又東置蒼海

○宋祁云

一作洽

北築朔方之郡弘數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於是上廼使朱

買臣等難弘置朔方之便發十策弘不得一

師古曰言其利害十條弘無以應之

弘廼謝曰山東鄙人

不知其便若是願罷西南夷蒼海專奉朔方上廼許之汲黯曰弘位在三公奉祿甚

多

師古曰奉音扶

然爲布被此詐也上問弘弘謝曰有之夫九卿與臣善者無過黯

然今日庭詰弘誠中弘之病夫以三公爲布被誠飾詐欲以釣名

師古曰釣取也言若釣魚之謂也

且臣聞管仲相齊有三歸

師古曰三歸取三姓女也婦人謂嫁曰歸

後擬於君桓公以霸亦上僭於君

師古

日擬疑也言相似也

晏嬰相景公食不重肉妾不衣絲齊國亦治亦下比於民

師古曰比方也一日比近也音

類寐反

今臣弘位爲御史大夫爲布被自九卿以下至於小吏無差誠如黯言且無黯

陛下安聞此言上以爲有讓愈益賢之元朔中代薛澤爲丞相先是漢常以列侯爲

丞相唯弘無爵上於是下詔曰朕嘉先聖之道開廣門路宣招四方之士蓋古者任

賢而序位量能以授官勞大者厥祿厚德盛者獲爵尊故武功以顯重而文德以行

褒其以高成之平津鄉戶六百五十封丞相弘爲平津侯其後以爲故事至丞相封

自弘始也時上方興功業婁舉賢良

師古曰婁古屢字

弘自見爲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

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

師古曰閣者小門也東向開之避當庭門而引賓客以別於掾史官屬也

與參謀議

弘身食一肉脫粟飯

師古曰才脫粟而已不精粳也脫音他活反

故人賓客仰衣食

師古曰故人平生故交也仰音牛向反

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思外寬內深

師古曰意思多所忌害也

諸常與弘有隙

○宋祁口

南本常作嘗

無近遠雖陽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膠西皆弘力也後淮南

衡山謀反治黨與方急弘病甚自以爲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宜佐明主填撫國家

師古曰填音竹刃反

使人由臣子之道

師古曰由從也

而諸侯有畔逆之計此大臣奉職不稱也

師古曰稱

副恐病死無以塞責

師古曰塞當也

乃上書曰臣聞天下通道五所以行之者三君臣父子

夫婦長幼朋友之交五者天下之通道也仁知勇三者所以行之也故曰好問近乎

知

師古曰疑則問之故成其智

力行近乎仁

師古曰屈已濟物故爲仁也

知恥近乎勇

師古曰不求苟得故爲勇也

知此三

者知所以自治知所以自治然後知所以治人

師古曰自好問近乎知以下皆禮記中庸之辭

未有不能自

治而能治人者也陛下躬孝弟監三王建周道兼文武招徠四方之士任賢序位量

能授官將以厲百姓勸賢材也今臣愚駑無汗馬之勞

師古曰言未嘗從軍旅

陛下過意擢臣

弘卒伍之中

師古曰過猶誤也

封爲列侯致位三公臣弘行能不足以稱

師古曰不副其任也

加有負

薪之疾恐先狗馬填溝壑終無以報德塞責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古者

賞有功褒有德守成上文遭禍右武

師古曰右亦上也禍亂時則上武耳

未有易此者也

師古曰朕夙

夜庶幾獲承至尊懼不能寧惟所與共為治者君宜知之

師古曰惟思也知謂知治道也

蓋君子善

善及後世若茲行常在朕躬

師古曰朕常思此不息於心也

君不幸罹霜露之疾何恙不已

師古曰罹遭也

恙憂也已止也言何憂於疾不止也禮記曰疾止復初也

乃上書歸侯乞骸骨是章朕之不德也

師古曰章明也

今事少

間

師古曰間言有空隙也間讀日閑

君其存精神止念慮輔助醫藥以自持因賜告牛酒雜帛居數

月有瘳視事凡為丞相御史六歲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

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

師古曰繼踵言相躡也屈音丘勿反又鉅勿反氂音力之反

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

虛而已

師古曰言不能進賢故不繕脩其室屋也虛讀日墟

至賀屈氂時壞以為馬廐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

惇謹復終相位

師古曰惇厚也音敦

其餘盡伏誅云弘子度嗣侯為山陽太守十餘歲詔徵鉅

野令史成詣公車度留不遣坐論為城旦元始中脩功臣後下詔曰漢興以來股肱

在位身行儉約輕財重義未有若公孫弘者也位在宰相封侯而為布被脫粟之飯

奉祿以給故人賓客無有所餘可謂減於制度而率下篤俗者也

應劭曰禮貴有常尊衣服有品師古

日篤厚也

與內厚富而外為詭服以釣虛譽者殊科

師古曰詭違也詭服謂與心志相違也一日違眾之服也

夫表德

章義所以率世厲俗聖王之制也其賜弘後子孫之次見為適者

師古曰見音胡電反適讀日嫡爵

關內侯食邑三百戶

卜式河南人也以田畜爲事有少弟弟壯式脫身出師古曰脫身謂引身出也脫音徒活反獨取畜羊

百餘田宅財物盡與弟式入山牧十餘年羊致千餘頭買田宅而弟盡破其產式輒

復分與弟者數矣師古曰數音所角反時漢方事匈奴式上書願輸家財半助邊上使使問式

欲爲官乎式曰自小牧羊不習仕宦不願也使者曰家豈有冤欲言事乎式曰臣生

與人亡所爭邑人貧者貸之師古曰貸音土戴反不善者教之所居人皆從式式何故見冤使

者曰苟子何欲師古曰言子苟如此輸財必有所欲式曰天子誅匈奴愚以爲賢者宜死節有財者宜

輸之如此而匈奴可滅也使者以聞上以語丞相弘弘曰此非人情不軌之臣師古曰軌

亦法也不可以爲化而亂法願陛下勿許上不報數歲乃罷式式歸復田牧歲餘會渾

邪等降縣官費衆倉府空師古曰倉粟所積也府錢所聚也貧民大徙皆卽給縣官師古曰卽音牛何反無以

盡贍式復持錢二十萬與河南太守以給徙民河南上富人助貧民者上識式姓名

曰是固前欲輸其家半財助邊乃賜式外繇四百人蘇林曰外繇謂戍邊也一人出三百錢謂之過更式歲得十二

萬錢也一說在繇役之外得復除四百人也師古曰一說是也式又盡復與官是時富豪皆爭匿財師古曰唯式尤

欲助費上於是式終長者乃召拜式爲中郎賜爵左庶長師古曰第十爵田十頃布告天

下尊顯以風百姓師古曰風讀曰諷初式不願爲郎上曰吾有羊在上林中欲令子牧之式

旣爲郎布衣草屨而牧羊師古曰躡卽草屨也南方謂之躡字本作屨並音居略反。宋祁曰注文今草屨也景本作今之鞋也歲餘

羊肥息師古曰息生也言羊既肥而又生多也上過其羊所善之式曰非獨羊也治民亦猶是矣以時

起居惡者輒去師古曰去除也音即巨反毋令敗羣上奇其言欲試使治民拜式緱氏令緱氏便

之遷成臯令將漕最師古曰為縣令而又使領漕其課最上上以式朴忠師古曰朴質也拜為齊王太傅轉為

相會呂嘉反式上書曰臣聞主媿臣死羣臣宜盡死節其驚下者宜出財以佐軍如

是則強國不犯之道也師古曰國家威強而不見侵犯臣願與子男師古曰子男自謂其子也及臨菑習弩博昌

習船者請行死之以盡臣節師古曰從軍而致死上賢之下詔曰朕聞報德以德報怨以直師古

引之○宋祁曰注文南本作孔子之言曰今天下不幸有事郡縣諸侯未有奮繇

直道者也孟康曰未有奮迅樂出身勞於徭役者也臣瓚曰言未有奮屬於正直之道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奮憤激也繇讀與由同由從也直道謂報怨以直

征南越也言無欲奮厲齊相雅行躬耕臣瓚曰雅素也言卜式躬耕於野不要名利而從於報怨之道也晉灼曰雅正也師古曰言其行雅正又躬耕

也隨牧畜蕃輒分昆弟更造師古曰言其畜牧滋多則與昆弟而更自營為也番音扶元反不為利惑師古曰言不惑於利○宋

祁日或一日者北邊有與師古曰日者往也典謂發軍上書助官往年西河歲惡率齊人入粟師古

日歲惡猶凶歲也禮記曰歲凶年穀不登今又首奮師古曰為首而奮厲願從軍也雖未戰可謂義形於內矣師古曰其形見也其

賜式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使明知之元鼎中徵式代石慶為御

史大夫式既在位言郡國不便鹽鐵而船有筭可罷上由是不說式師古曰說讀日悅明年

當封禪式又不習文章貶秩為太子太傅以兒寬代之式以壽終

乾隆四年校刊

兒寬千乘人也

師古曰千乘郡千乘縣也兒音五奚反

治尚書事歐陽生以郡國選詣博士受業孔安

國貧無資用嘗爲弟子都養

師古曰都凡衆也養主給烹炊者也貧無資用故供諸弟子烹炊也養弋何反

時行賃作帶經

而鉏休息輒讀誦其精如此以射策爲掌故功次補廷尉文學卒史

蘇林曰秩六百石舊郡亦有也

臣瓚曰漢注卒史秩百石師古曰瓚說是也

寬爲人溫良有廉知自將

師古曰將衛也以智自衛護也

善屬文

師古曰屬綴也音之

欲然懦於武

師古曰懦柔也音乃喚反又音儒

口弗能發明也時張湯爲廷尉廷尉府盡用文史法律之吏

師古曰史謂善史書者

而寬以儒生在其間見謂不習事不署曹

張晏曰不署爲列曹也師古曰署表也置

也凡言署官表其秩位置立爲之也

除爲從史

師古曰從史者但只隨官僚不主文書

之北地視畜數年

師古曰之往也畜謂廷尉之畜

在北地者若今諸司公解牛羊

還至府上畜簿

師古曰簿謂文計也

會廷尉時有疑奏已再見卻矣

師古曰卻退也

史莫知所爲寬爲言其意掾史因使寬爲奏奏成讀之皆服

宋祁曰越本無一奏字

以白廷尉

湯湯大驚召寬與語乃奇其材以爲掾上寬所作奏卽時得可異日湯見上問曰前

奏非俗吏所及誰爲之者湯言兒寬上曰吾固聞之久矣湯由是鄉學

師古曰鄉讀日嚮

寬爲奏讞掾以古法義決疑獄甚重之及湯爲御史大夫以寬爲掾舉侍御史見上

語經學上說之

師古曰說讀日悅

從問尚書一篇擢爲中大夫遷左內史寬旣治民勸農業

緩刑罰理獄訟卑體下士務在於得人心

師古曰下音胡嫁反

擇用仁厚士推情與下不求名

聲吏民大信愛之寬表奏開六輔渠

韋昭曰六輔爲京兆馮翊扶風河東河南河內也劉德曰於六輔界中爲渠也師古曰二說皆

非也溝洫志云兒寬爲左內史奏請穿六輔渠以益溉鄭國旁高卬之田此則於鄭國渠上流南岸更開六道小渠以輔助溉灌耳今雍州雲陽三原兩縣界此渠尚存鄉人名曰六渠亦號輔渠故河渠書云關內則輔渠靈軹是也焉說三河之地哉

宋祁曰注令皆下當添使字

收租稅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

師古曰謂有貧弱及農要之時不卽徵收也貸音土代反

以故租

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民間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

負輸租經屬不絕

師古曰經索也言輸者接連不絕於道若繩索之相屬也猶今言續索矣屬音之欲反

課更以最上由此愈

奇寬及議欲放古巡狩封禪之事

師古曰放依也音甫往反

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先

是司馬相如病死有遺書頌功德言符瑞足以封泰山上奇其書以問寬寬對曰陛

下躬發聖德統楫羣元

張晏曰統察楫聚也如淳曰曆數之元也臣瓚曰統猶總覽也楫當作輯師古曰輯楫與集三字並同虞書曰楫五瑞是

也其字從木瓚

宗祀天地薦禮百神精神所鄉徵兆必報

師古曰鄉讀曰嚮徵證也

天地並應符

瑞昭明其封泰山禪梁父昭姓考瑞帝王之盛節也然享薦之義不著于經

師古曰禪之

享薦也以非常禮故經無其文著音竹筋反

以爲封禪告成合祫於天地神祇

李奇曰祫開散合閉也開閉於天地也○宋祁曰散

字下當添也字

祇戒精專以接神明總百官之職各稱事宜而爲之節文

師古曰節稱副也

唯聖主所

由制定其當

師古曰當猶中也

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優游數年

師古曰言不決也

使羣臣

得人自盡終莫能成

師古曰所言不問各有執見也

唯天子建中和之極兼總條貫

師古曰極正也周禮曰以爲人

極也金聲而玉振之

師古曰言振揚德也音如金玉之聲也

以順成天慶垂萬世之基上然之乃自制儀采

儒術以文焉既成將用事拜寬爲御史大夫從東封泰山還登明堂寬上壽曰臣聞

三代改制屬象相因

李奇曰政教之法象相因屬師古曰屬連也音之欲反

間者聖統廢絕

師古曰聖統聖人之遺業謂禮文也

陛下發憤合指天地祖立明堂辟雍

師古曰祖始也

宗祀泰山

師古曰宗尊也

六律五聲

師古曰六律謂黃鍾

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也五聲宮商角徵羽也

幽贊聖意

師古曰幽深也贊明也

神樂四合各有方象

如淳曰四方色及五神祭

祀聲樂各有等

以永嘉祀爲萬世則

師古曰則法也

天下幸甚將建大元本瑞登告岱宗發祉闔門

以候景至癸亥宗祀日宣重光上元甲子肅邕永享

李奇曰太平之世日抱重光謂日有重日也蘇林曰將甫始之

辭也大元太初歷也本瑞謂白麟寶鼎之屬也以候景至冬至之景也上元甲子太初元年甲子朔旦冬至也師古曰宗尊也肅敬也雍和也既敬且和則長爲天所享

也闔讀與開同

光輝充塞天文粲然

師古曰塞滿也粲然明貌

見象日昭報降符應

師古曰言天顯示景象白日昭明也降下

符應以報德化

臣寬奉觴再拜上千萬歲壽制曰敬舉君之觴後太史令司馬遷等言歷紀

壞廢漢興未改正朔宜可正上乃詔寬與遷等共定漢太初歷語在律歷志初梁相

褚大通五經爲博士時寬爲弟子及御史大夫缺徵褚大夫自以爲御史大夫

○宋祁曰

褚大夫字當作大

至洛陽聞兒寬爲之褚大笑及至與寬議封禪於上前大不能及退而服

曰上誠知人寬爲御史大夫以稱意任職故久無有所匡諫於上官屬易之

師古曰易輕也

音弋政反

居位九歲以官卒

贊曰公孫弘卜式兒寬皆以鴻漸之翼困於燕爵

李奇曰漸進也鴻一舉而進千里者羽翼之材也弘等皆以大材初

為俗所薄若燕爵不知鴻志也師古曰易漸卦上九爻辭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鴻大鳥漸進也高平日陸言鴻進於陸以其羽翼為威儀也喻弘等皆有鴻之羽儀未進之時遠迹羊豕之間師古曰遠實其迹也非遇其時焉能致此位乎師古曰焉於何也是時漢

與六十餘載海內艾安

師古曰艾讀曰久

府庫充實而四夷未賓制度多闕上方欲用文武

求之如弗及

師古曰恐失之

始以蒲輪迎枚生見主父而歎息

師古曰謂言公皆安在何相見之晚

羣士慕嚮

異人並出卜式拔於芻牧弘羊擢於賈豎衛青奮於奴僕日磾出於降虜斯亦曩時

版築飯牛之朋已

師古曰版築傳說也飯牛甯戚也已語終辭也飯音扶晚反

漢之得人於茲為盛儒雅則公孫

弘董仲舒兒寬篤行則石建石慶質直則汲黯卜式推賢則韓安國鄭當時定令則

趙禹張湯

宋祁曰南本令作律

文章則司馬遷相如滑稽則東方朔枚臯

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滑稽也稽

礙也言其變亂無留礙也一說稽考也言可滑亂不可考校也滑音骨稽音工奚反

應對則嚴助朱買臣歷數則唐都洛下閎

協律則李延年運籌則桑弘羊奉使則張騫蘇武將率則衛青霍去病受遺則霍光

金日磾其餘不可勝紀

師古曰紀記也

是以興造功業制度遺文後世莫及孝宣承統纂修

洪業亦講論六藝招選茂異而蕭望之梁丘賀夏侯勝韋玄成嚴彭祖尹更始以儒

術進劉向王褒以文章顯將相則張安世趙充國魏相丙吉于定國杜延年治民則

黃霸王成龔遂鄭弘召信臣

師古曰召讀曰邵

韓延壽尹翁歸趙廣漢嚴延年張敞之屬皆

有功迹見述於世參其名臣亦其次也

師古曰次於武帝時



前漢書卷五十八考證

公孫弘傳公孫弘○

臣名南

按史記云字季漢書于名字里居往往視史記加詳此

文獨脫何也

菑川薛人也○顧炎武曰漢魯國有薛縣史記列傳齊菑川薛縣人也言齊又言菑川而薛並不屬二國殊不可曉正義曰表云菑川國文帝分齊置都劇括地志云故劇城在青州壽光縣南三十一里故薛城在徐州滕縣界按薛與劇隔兗州及泰山儒林傳言薛人公孫弘是弘審爲薛人上言齊菑川者誤耳

臣名南

按顧說

甚確但以本傳核之云牧豕海上惟菑川北近海若魯國之薛縣則東去海絕遠矣又云菑川國復推上弘史漢二文並合然則弘爲薛人尚可疑而其爲菑川人似無可疑也但薛縣屬魯不屬菑川則志可據耳

談笑多聞○史記作恢奇多聞

其以高成之平津鄉○

臣名南

按志高成縣屬勃海郡宋白曰滄州鹽山縣古高成

縣也有平津鄉又戶六百五十表作三百七十三戶表傳互異

數年至宰相封侯○通鑑考異曰史記將相名臣表漢書百官公卿表弘爲相皆在元朔五年建元以來侯者表恩澤侯表皆云元朔三年封侯按三年弘始爲御史

大夫蓋誤書五爲三因置于三年耳

卜式傳使者曰荀子何欲○

臣召南

按平準書作苟如此子何欲而然此傳節去數

字意似不了又按卜式始末本無足稱班氏但節取平準書中數段爲傳與食貨志複矣且贊語以式質直配汲黯尤覺不倫

見寬傳陛下躬發聖德統楫群元注師古曰虞書曰楫五瑞其字從木○

臣召南

按

師古解輯楫與集三字並同是也但虞書作輯五瑞其字從車未知師古所据何本